

■流金岁月

■诗词品评

穿行在雨水中的泥屐

■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

儿时的记忆里，一到秋季，多是秋雨绵绵。那时候的农村根本没有柏油路，晴天还好些，尽管道路坑洼不平，尘土飞扬，却也并不怎么影响人们出行，可一遇上连阴下雨天，那就糟糕透了，所有的道路一下子就成了“大坑小坑能养鱼，拿把铁锨能和泥”的泥泞路。那时候的农村经济条件差，好多人家买不起胶鞋，要想出门上街或到田间转转，小孩子一般是赤脚走在泥水里，而大人们则会穿上泥屐如走高跷一般走出家门。可别小看这不起眼的泥屐，它与油布伞、蓑衣等居家生活物品一样，常常伴随人们穿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雨水中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泥屐有三种。一种是像现在的拖鞋一样，底是木板，底下面的前后各钉上一个三四寸高的长条木板作为屐腿，木板上面的前半部用一截废旧的机器传动带，两头用铁钉钉住，使其呈圆弧状，正好放进脚。另一种是在木屐上固定一个大鞋帮，讲究的还会在鞋帮上面刷上桐油，黄黄的，硬硬的，穿的时候把整个鞋子套进去。还有一种像农家小板凳，这

种泥屐很简单，就是木板下面钉上两个长条木板作为屐腿。下雨出门的时候，把穿着布鞋的脚放在平板上，前后用绳子把脚连鞋绑在木板上。这种泥屐最简单，也最实用，最受当时老家人的青睐。

在上小学之前的那些日子里，我对泥屐的好处还没有彻底地认识到，只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平常的物件，甚至认为在下雨天穿着泥屐走路，远没有我赤着脚走在泥水里有趣。要不是后来几次三番地被泥水里的料姜石和碎玻璃碴子割破脚，我还真没想到要穿泥屐。第一次穿泥屐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，那是在我的脚再次被割破不久后的一个雨天，当时父亲不在家，我又很想去找小伙伴玩，可又怕泥水中的玻璃碴割脚，就打起了父亲常穿的那双泥屐的主意。当我把想法告诉母亲后，母亲坚决反对：一来是她觉得外面雨下得大，不方便出去；二来是她觉得我没穿过泥屐，怕走不好路崴了脚。最后，经不住我一再央求，母亲同意我试试。当我把泥屐绑在脚上学着父亲的样子走路时，没想到刚刚抬起脚，就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，接着我便打消了穿泥屐外出的念头。

再次想要穿泥屐走路，是在上小学之后。那时候，尽管雨天穿泥屐上学的学生不是很多，但也确实有一些学生在家长的指导下学会了穿泥屐走路。每每看到他们穿着布鞋，鞋下面绑着泥屐，悠然自得地走在满是泥泞的道路上的样子时，我很是眼馋。何况，当时农村还有一句“穿泥屐上街——高人一等”的俗语刺激着自己幼小的心灵，对那些在雨天突然“长高”了一截的同学产生羡慕，也在所难免。为此，放学一回家，我就迫不及待而又认真地摸索起穿泥屐的要领来。先是拿出父亲的那双泥屐，小心翼翼地踩上去，并用绳子捆扎好脚。吸取了以前猛然摔倒的教训，我这次专门在胳膊肘处挂上一根木棍，慢慢地寻找平衡感，虽然走得比较慢，但最终还是学会了穿泥屐走路，经过多次练习后，我便丢掉棍子大胆地走向了泥水里。第二天，我就毫不犹豫地穿着父亲的那双泥屐行走在去学校的路上，后来，那双泥屐陪伴我走过了好几个雨季。

尽管我曾穿泥屐走过不少的雨季，但论起穿泥屐走路的技术，与老家的大人们相比，我要甘拜下风的。他们中的好多

从穿戴看生活巨变

■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

买了新衣柜了，妻子正忙着从原来的老箱子里把那些压箱底的陈年老货翻出来，看看哪件该扔，哪件该留下。还有，她这口陪嫁的老箱子，早已经是七零八落，浑身钉满了钉子，箍了一道又一道的铁丝，该进历史博物馆了。此时的情形，用“翻箱倒柜”来形容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翻出来的东西还真不少，什么和平衫、扣方领褂子、列宁服、灰瓦工农装等，全是年轻时舍不得穿、年老时又不能穿的旧衣服。妻子掂掂这个、摸摸那个，不是说这个扔了可惜了，就是说那个虽然不时兴了，但做活时还能穿。单是那件大红棉袄，就让她纠结了好一阵子。

那件棉袄是她结婚时的嫁衣，一辈子也就只穿了那么一天，而后就一直放在箱子里。她原本是想着以后留给女儿穿的，不料，她一连生了两个小子，没有女儿，就这样，衣服一直在箱子里放了四十多年。刚开始她还想着，没有女儿不要紧，等以后自己穿。但是，等着等着就发现自

己已经上了年纪，早已不再是穿大红大绿的人了，就这样，这件棉袄也便成了压箱底的衣服。

看着妻子纠结的样子，我知道这些衣服牵动着她的情思。我们是四十多年前结婚的，那时候大家都穷，能见钱的时候不多，能摸到钱的机会就更少了。为了能给自己做一件嫁衣，她曾不惜头顶烈日，穿行在烟叶田垄里去拾烟杈，而后晒干卖掉，一百斤也才只能卖两三块钱。这件棉袄的背后，是无尽的辛酸和辛勤的汗水。那时候的衣服烂了补、补了烂，最后烂得实在没法再补了，便撕成碎片糊成做鞋用的材料。

本以为这件棉袄已是最后一件了，不想，妻子又有了新的发现。只见她从箱子的最下层拿出了一件洁白的尚未穿过的男式衬衣，不，确切地说，它应该叫“衬领”。因为，这件衬衣只有领子，没有袖子，说是马来不像马来，它的衣长很短，前面只能钉三颗扣子，后面刚到肩膀。妻子不无戏谑地说：“不光是我的嫁衣没

舍得穿，你的新郎装也在这儿放着呢！干吗不穿？难不成也打算留给你儿子吗？都说你以前挺臭美的，原来也不过如此呀。”说罢，独自笑了起来。然而，我分明看到，她笑着笑着，眼里却有晶莹的泪珠滴落。

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冬天。我们结婚前的某一天，我拿着母亲买的一块蓝斜纹布料去县缝纫店做衣服。裁缝师傅给我量尺寸时间：“只做一件外褂，没有衬衣吗？”我回答是的。那裁缝师傅又说：“这咋能行呢？难不成你一件崭新的外套就直接贴身穿上，或者里边套一件旧衣服吗？那也太不像回事了，至少里外要搭配才是。”师傅的话让我很无语，心里想：“我何尝不想再做一套衬衣？钱是人的胆，囊中羞涩，说啥也没用。”裁缝师傅看着我窘迫的样子，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，便小声说道：“我给你想个办法，你去买三尺白平布吧，我给你做两件衬领，这样，你就可以替换着穿了。”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衬领，只是听他说三尺布就可以做两件，觉

得划算，就去买了。等衣服取回来后，我才知道，所谓衬领，只是一条穿在身上的衬衣领子而已，从外面看好像是穿的衬衣，其实就是自欺欺人。但因当时的生活条件所限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这两件衬领，我只穿过其中一件，并且也就只穿了那么一天。妻子说，与其穿一假衣服，还不如不穿，等以后咱们有钱了，买真的穿，买好的穿。于是，另一件衬领也随着她那件大红棉袄一起被压在了箱底。

一晃大半辈子过去了，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，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不同的阶段发生着不同的变化。先是家家买了缝纫机，自己想穿啥就去市场上买布回来自己做；后是嫌自己做的不如买的成衣有样式，所以又将注意力转向了成衣市场。原来老嫌衣服不结实、不耐穿，要打补丁，后来又怨衣服穿不烂、弃之可惜、穿着过时，妨碍买新的。看着这两件衣服，我和妻子都有共同的感慨。衣服虽然早已过时了，却不失为国家富裕强盛的见证和对过去岁月的纪念。

得划算，就去买了。等衣服取回来后，我才知道，所谓衬领，只是一条穿在身上的衬衣领子而已，从外面看好像是穿的衬衣，其实就是自欺欺人。但因当时的生活条件所限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这两件衬领，我只穿过其中一件，并且也就只穿了那么一天。妻子说，与其穿一假衣服，还不如不穿，等以后咱们有钱了，买真的穿，买好的穿。于是，另一件衬领也随着她那件大红棉袄一起被压在了箱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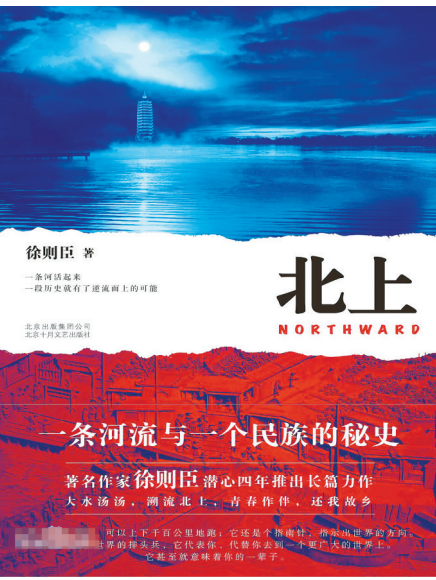
■新书推荐

叶舟：《敦煌本纪》



本书描述了1910年至1938年之间，发生在河西走廊，尤其是敦煌大地上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。在清廷崩溃、内

徐则臣：《北上》



乱频仍的重大节点上，在山河支离、国家和民族积贫积弱的背景下，在四郡两关已成为一片“锈带”的现实境遇中，本书以敦煌莫高窟（信仰）和敦煌沙州城及城外二十三坊（俗世）为支点，以索氏家族的荣辱兴衰为一条线索，以胡氏一族的突然崛起和光大为另一条线索，集中展示了西部人民寻路、开路、拓路的现实遭际与心路历程，并通过丰饶的故事情节和众多栩栩如生、个性迥异的人物命运，描摹出了一个大大时代的跌宕起伏，以及整个国家的走向。作者叶舟凭借大量的文献资料，依据自己多年来实地踏勘的经验，同时极尽想象之力，创造性地勾勒出了一幅全景式的地理图卷，一阅令人百转千回、过目难忘的宏大悲剧。全文对西北方言的运用，尤其是掺杂着半文言和当地俚语的语言特色，饱满生动，富有韵味。整部小说节奏快捷，笔锋凌厉，用文字复活了对家乡的热爱，通篇充斥着一种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少年之气，堪称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鸿篇巨制，也是西部精神的现实主义颂歌。

岁月静好 不惧风雨

——《定风波》赏析

■特约撰稿人 杨晓曦

北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因一场文字狱——乌台诗案，苏轼被贬黄州任有职无权的团练副使，并被取消正常俸禄。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苏轼决定自给自足，带领一家二十多口人，开荒种地。朋友向他推荐了距离黄州城三十里左右的沙湖。于是就有了这次与朋友的沙湖之行和这首《定风波》。
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读这阕词，能感受到苏东坡的乐观和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”的洒脱，让人耳目一新，有种雨后绽新绿的感觉。

词的上阕是写实，描写突遇的风雨场景：大雨纷飞，树叶在风雨的摧残下，发出清冷的声音。那又如何？一任雨打竹叶窸窣窸窣，我自吟诗长啸，竹杖、草鞋、蓑衣，顶雨漫步前行，步履似乎比骑马还要轻快。诗里闻歌，风声雨声吟诗长啸声，仿佛就是一场命运交响乐，又仿佛是一幅雨中山行图。

莫听穿林打叶声。我认为不能直译成：别去听雨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，而应该理解为：别去管那雨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。这里的“听”字，为任凭、听凭的意思，而不是指用耳朵听。

两种翻译，呈现的感觉不同，前者被动消极、不得已而为；后者，洒脱豁达，为后面的“不怕”做好了铺垫。

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！一场大风雨有什么可怕的？人生注定都是负重前行，既然躲不过，索性洒脱前行吧！

“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虚实结合，描写了雨过天晴的景致和作者悟出的人生道理。雨停了，山风带着几分料峭春寒，顿觉凉意欺身。但山头那一缕斜射到身上的阳光让“我”心里平添了几分温暖。风停了，雨住了，阳光来了，可以一扫阴霾，可以谈笑风生了，接下来的逆转很大气；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这才是苏轼的境界：世间万物的变化是没有定数的，风雨本无常，换一个念头，可柳暗花明；换一下思维，能绝处逢生。福祸祸兮，不喜形于色，也不妄自菲薄，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理智。

“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！”苏轼怕过！乌台诗案，苏轼有过绝食自杀的念头，初贬谪到黄州时，他昼伏夜出在“漏断人初静”时“幽人独来往”，惶惶然如惊弓之鸟；他绝望到心如死灰——“也拟哭途穷，死灰吹不起”，戚戚然拟学院籍穷途之哭。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，挥挥衣袖，就不带一点云彩地吧嗒吧嗒溜了。但是，他没有自暴自弃，他闯过了风雨，迎来了生命中的晴天，让我们看到了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的洒脱。

“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这是在顺境中的冷静，是一种大智慧。

那么，苏轼这种大智慧是如何而来的呢？黄庭坚在评价苏轼的《卜算子》时说：“非胸中有万卷书，笔下无一点尘俗气，孰能至此！”很显然，是因为他积淀的学识以及开阔、高远的精神追求。

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，要先做到放眼未来，找准方向，把自己修炼成精神世界足够富达淡定的人，才能不惧风雨，把不可预料的人生过成岁月静好。

■心灵感悟

一地碎金

■特约撰稿人 包广杰

人行道上，一位穿马甲的老人在打扫，走近了我才看清楚，她是在清扫从树上落下来的小花，一种米粒大小、黄色的花。这黄色小花虽铺满了一地，但在灰暗的路面上很不起眼，不远处，有一小堆、一小堆被老人扫在一起的黄花，却一下子黄得那么耀眼。

我从花堆中抓起一把小黄花，捧在手掌中看，黄蕊、黄瓣，底部是一圈极其细微的红，细间还有一丝甜甜的药香。我问老人这是什么花。老人说不知道，有时扫成一堆后，就不忍心倒掉，黄灿灿的，看着像一小堆金子。

像小金子，更像碎金。我喃喃自语。

这不起眼的小花，散落在

地面时容易被人忽略，捧在手中时却是那么好看，聚集在一起又黄得耀眼、美得壮观。由此，我联想到了我的写作状态。最近，不断有文友建议我集中精力把一种文体写好，写出风格，不要各种题材一起上，四面开花不现实，而且写出的作品很容易四不像。这一堆堆“碎金”，也促使我下定决心，早作抉择。

这样想着，我就跨上了电动车，正要启动，猛然看到了旁边那棵树上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树的介绍：黄山栎，别名木老芽、灯笼树、摇钱树，花金黄色，大型圆锥花序……我抬头望去，青翠枝叶间，金黄色的小花开得正盛。不错，这碎金似的小花正是黄山栎树开的。

■诗风词韵

远行（外一首）

■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

背着空行囊
沿耳朵和眼睛的经纬度
掩门，出行
撕下的面具落满了尘埃
挤不出哭或笑的模样
枷锁坚固
锁不住，门外的阳光

脚尖的光
从夜的发梢滚来，清澈地
看见自己
在有和无之间生长
日月从我身体淌过，冲洗
一些腐物，沉淀下的泥沙
足以让一粒种子
生根、发芽、开花和结果
生命饱满而轻盈

一位行者笑了
发出婴儿一样的笑声

茶

捧一壶时光，放入一卷书
几段音乐
慢煮，煮出茶香
一半用于欣赏
一半用于斟饮
沸腾，而后的宁静
足以涤去杯中的浮尘
日光、月光、星光，甚至
一点儿萤火虫的光
也泛出优美的弧线
一头是人生，另一头是自然
时光干净如露
忍不住
一小口儿，一小口儿抵下

■人在旅途

襄阳，楚韵写下的诗章

■特约撰稿人 王剑

水是襄阳的血脉。在襄阳大地上行走，你随时可以见到一条奔放的河流：汉水、沮水、沮河、漳河、苏家河、唐河、白河。一脉又一脉的河水，仿佛一把把温柔的腰刀，把襄阳砍成一瓣又一瓣的风景，星落在鄂西北的平原之上。

在襄阳行走，应该慢下自己的脚步。这样，才能仔细端详那一双双水晶般的眸子：紫贞湖、涇龙湖、檀溪湖、东湖、连山湖。在这些清澈的湖水的倒影里，你终于看到了凝重深沉的鼓楼，看到了昭明台鎏金的匾额，看到了丁宣楼的雕栏画栋，看到了米公祠150余方名家石刻……

一座古城就是一部历史。古城襄阳没有帝王之都的沉重，却得人文之都的韵致。

襄阳的魅力缘自城防的魅力。站在襄阳城头，宽厚的城墙静静地矗立。那巍峨高大的身躯，独守着一份坚持，尘封着几多沧桑。带有“岳”字形状的城砖，北侧的“夫人城”，还有墙边锈迹斑斑的铁炮和箭垛，依然发出金戈铁马的呐喊；素有“华夏第一池”之称的护城河，也似乎在重现那“雄兵十万取襄阳，旗鼓惊天菊正黄”、“砍破襄阳刀小试，削平巴蜀剑重磨”的壮烈场景。

“襄阳城，城八门，门门跑马；汉水河，河九汉，汉汉行舟。”这句呈现襄阳城昔日盛景的话，忽然让我想到了割据与封闭、战争与和平的道理。君不见，过去抵御外来侵略的城墙，现在已经敞开了怀抱。襄阳人民在安宁的环境里，享受着幸福和安康，已经不再需要它的护佑了。

襄阳的魅力缘自三国故事的魅力。襄阳西南的古隆中，是三国名臣诸葛亮隐居之地。诸葛亮与襄阳的刘表、蒯祺、蒯越、庞德公、黄承彦、庞山民、司马徽、徐庶、崔州平、孟公威、石广元等人士结交，吸纳了荆州统治集团核心的政治智慧和民间群体的智慧，成就了“未出草庐，已知天下三分”的政治传奇。

漫步三顾堂、武侯祠、草庐亭、梁父岩、六角井、躬耕田等景点，吟赏“志见出师表，好为梁父吟”、“两表酬三顾，

一对足千秋”、“智谋隆中对，三分天下；壮烈出师表，一片丹心”等佳联，我们又一次见识了孔明先生“不为功名富贵而苟且，不为成败荣辱而折腰”的隐士风骨。碰巧的是，三国故事也终于襄阳。西晋名将羊祜、杜预屯兵襄阳，把襄阳作为伐吴的策源地，战略基地和指挥中心。羊祜深谋远虑，善于用兵。杜预是架桥、水利、农业、法律、天文历法、人事管理等多方面的专家，号称“杜武库”。他们最终在襄阳完成了灭吴大业，终结了天下分裂的局面。

襄阳的魅力缘自书法的魅力。到襄阳，还有一个地方不能不去，就是米公祠。米公祠坐落在樊城柵子城上，隔汉水与襄阳临江门相望。对称盘踞的古牌坊，绿树簇拥，遥对古城，自有一番风骨。进得祠内，是一座四方庭院结构。青石板路首尾相连，两侧绿荫如盖，芳草萋萋。

想当年米公襄阳任间，潜心于山水临摹，与石为伴，自得其乐。其书法水墨铺陈，用力豪迈，笔锋苍劲，收放自如；其绘画张弛有度，墨迹粗犷，点滴之间犹见精神。米市平日洒脱不羁、放浪形骸，有“米颠”之称。

“与孟鹿门号两襄阳，书传千古；共苏黄蔡称四巨子，颠压三人。”赞誉也好，批评也罢，米芾之对襄阳，是有恩德的。今天看来，他的“颠”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呢？

襄阳的魅力缘自诗歌的魅力。襄阳的山川美景吸引了众多诗人前来游览，并留下许多流传千古的诗章。张继来了，“连山尽处水萦回，山上戍门临水开。”胡曾来了，“三月襄阳绿草齐，王孙相别眺横溪。”李白来了，“江横横襄阳，花开大堤暖。”杜甫来了，“清思汉江上，凉忆岷山巅。”王维来了，“楚塞三湘接，荆门九派通。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郡邑浮前浦，波澜动远空。襄阳好风日，留醉与山公。”苏轼来了，“谁言襄阳野，生此万乘师”。

还有杜审言、张九龄、韩愈、刘禹锡、皮日休、孟浩然、郑锡、欧阳修、曾巩、薛瑄、曹鼐、顾文炜、肖良有……

他们的诗句是另一条汉江，流淌着襄阳厚重的文化。